

青年年報

號九十九第字〇證記登處務警界租共海上得領已刊本

第七期 資料

版出日三念月四年七十二國民

次 目

何處是我家 (歐遊特寫).....	詹文滂
人生的滋味.....	近高仁
拉丁化國音字問答.....	陸惠人
修學指導 (青年講話).....	顧惠人
答健行先生.....	文浩霖
從常州到上海.....	丁保和
世界知識 (國際的形形式式).....	陳保和
綠色國際.....	
桃色國際即「第二半國際」.....	
黃色國際.....	
赤色國際.....	
紫石硯的破碎 (我的學校教育之六).....	胡山堯
東鱗西爪.....	唐如堯
言之有理——少數——死幹黨——奇異的海味——丈夫	
的特徵——小題大做——Who's Who——短命鬼請進	
讓我也來試試看 (測驗遊戲).....	陳苑華
陶文三篇合講.....	趙宗預
讀報偶錄.....	萍偉等
Y 香港出版界剪影——第五路軍的精神——朱德夫人	
讀者園地.....	王永源等
才能與機會——談苦悶——三月前	
英文欄	
每週英文成語.....	H. H. Shao
英文時事選讀.....	K. L.
各種英文報和通訊社.....	K. L.
最易用錯的英文字.....	S. L. Chow

版出六期星逢每

何處是我家 (歐遊特寫)

詹文滄

德國的反猶報道

耶和華的「選民」的猶太人，他們現時
的遭遇，可算是集人世悲苦慘痛的大成了。
雖說他們有的是錢，有了錢，到處可以走，
到處受人歡迎，然而這一句話，在眼前猶太
人的情形中，竟不能完全應用了。他們竟然
有錢而不得行動，不得不在國社黨的極度壓
力之下，度受悲苦和慘痛的生活。即連他們
的「迦南美地」，亦因阿拉伯人的排擠，不
得安穩度生。真的，茫茫天地間，何處是他
們的棲身所啊！

希忒拉為何排斥猶太人

說來可笑，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是希忒
拉於十七歲時，所碰遇到的一件小事。據他
在我的奮鬥中說，那時，他一個人在維也納
，從未見過猶太人，也不知道猶太人的服裝
，是何樣式。有一天，他遇見一個剛從波蘭
或烏克蘭來的猶太人，身上穿着猶太人原來
的服裝，他看見了，覺得非常驚奇，心中立
即發生感觸，他自己問自己說：

「這個是猶太人嗎？怎麼這樣的人，也
可算爲德國人民，和我稱兄弟呢？」
即此一個感觸。在他的心境上，發生了

極大影響，作爲他後來反猶太族的情緒的主
要基礎。他痛惡這樣的人，也得享有條頓民
族的國籍。他要把這樣的人，從條頓民族的
國境中，驅逐出去。

後來，他又把這種痛惡猶太人的心理，
加以「合理化」，給以政治的和經濟的理由；
什麼猶太人搶奪德國人的飯碗哩！什麼猶太
人統制德國的輿論，戲劇，和美術哩！什麼
猶太籍的律師，醫生，和教授，在德國太多
哩！什麼猶太人的可怕，等於鼠疫，且甚於
黑死症哩！諸如這一類話，都不過是他對於
猶太人的憎惡的「合理化」罷了。

我們爲欲瞭解他的反猶太情緒，至於如
何深刻，非致細研究他的我的奮鬥一書不可
。那是他在一九二五年所印的一本自傳，強
迫每個德國人，都要購買，據統計，自從出
版到今，至少已賣出二百萬本之多。可惜我
們所能讀到的，不是他的真本，中國所譯的
我的奮鬥，根據英文本，經他自己刪改，許
多重要的記載，——尤其關於猶太人的記載
，不曾排列在內。該書每次重版，都經一次
修正，但對於反猶太人的論調，始終如一，
可見得他的反猶情緒，到今不會更改，亦未
會稍減。

國社黨痛惡猶太人的事例

希忒拉和他的國社黨徒，究竟痛惡猶太
人，至於如何的程度呢？下面是幾個實例：
先從希忒拉說起。在一九三四年的冬天
，希忒拉曾接連四次，前去觀看「同志」
 (Tovarish) 一劇的表演。該劇敘述白俄貴族
流亡時的苦況，處處挖苦俄國境內布爾扎維
克黨的專政，自然配合希忒拉的胃口。可是
在他去看戲以前，曾囑他的秘書，電達巴黎
，查明該劇的編者人逗伐爾 (Jacques Deyal)
由祖父母起，是否全是阿利安族。倘使在編
劇人的血統中，有一點猶太種的質素，他是
絕對不會去看的。

遠在他做總理以前，他甚至在電話裏，
也不肯和猶太人談話。著名的美國記者傑列
潑曼 (Walter Lippmann)，著名的英國政
治家像里亭爵士 (Lord Reading)，他一概
不接見，不接見的理由，就因爲他們是猶太
人。我們現在的問題：在他的一生內，是否
一直不曾接見過猶太人呢？據寫歐洲的內幕
的 John Gunther 說，怕未曾接見過。

希忒拉的兩位股肱之一的戈培爾斯矮博
士，現任德國的宣傳部長兼教育部長，控制
着全德國的思想和輿論。他曾說過這樣的話
：「由我看來，猶太人實是令人憎惡的東西
；我每次看見猶太人，都會不期然而然地嘔
吐出來。……耶穌基督決不會是猶太人，我

人生的滋味

近仁

人的一生，要嘗過幾種滋味。事事順利，百凡如意，無所思則已，有所思則成爲事實；不做事則已，如做事則事必成功，這是人生的甜味。甜味是人人喜歡的，可是人生的甜味，偏不可亟得，即得甜味，不久又復成爲過去，所以大家談到甜的人生，總是涎垂三尺。實則人生永遠嘗甜味，雖享百年上壽，所得經驗，仍是很少，因爲一切看得太容易，事物的真相，未曾認識清楚，事物的內容，未曾細爲分析；反而養成了輕量天下

事的壞習慣，反而養成了高視闊步，藐視他人的壞習慣。一朝時移境遷，「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龍出沒，吹波鼓浪，」以前沒有嘗過這種苦味，不管你「墮槳失舵，身齊魚鼈之腹！」

「所如輒左，步步荆棘，」誠是苦味。可因爲知道這是苦味，於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縝密思慮，鄭重應付，方針拿得定，內心很緊張，目光四瞻，惟恐失誤，結果是斬除了荆棘，踏上了康莊，苦盡甘來，這種甜味，才是很可寶貴的。而且在苦中也得到了萬金不換的經驗，這種經驗，不能得之於書本，也不是得之於口授，書本上雖有不少的人生經驗，而過來人的談話，更有價值，所謂「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可

是你得到了，仍不過是一種切於實用的知識。經驗是要親身經歷，行之有效，吃盡千辛萬苦，一分一寸，累積而成的，所以經驗是苦的結晶品，因爲是苦的結晶品，所以價值巨大，簡直是萬金不換！

苦味以外，還有辣味，苦味多數得自事中，辣味却多數來自人上。你要做事，不能與人絕緣，不能無求於人，與人發生關係，甚或有求於人。有些人往往故以辣味饜你，你去求見他偏給你閉門羹，一腔熱望，倒着一桶冷水，這是一種辣味。你去請人幫忙，他偏一味敷衍，始終不得要領，這是一種辣味。你認爲某事，是應該做的，可是你才動手，便有人請你嘗嘗鐵窗風味，這又是一種辣味。辣味的種類很多，青年試一回頭，不難舉一反三。可是你不要繃眉頭，不要心上難過，嘗嘗這許多辣味，反可以滅殺你的火氣，反可以認識了各種人的手段，使得你以後應付人的本領，大大的進步！

人生滋味中，最難嘗的，是酸味。酸味不是事給你的，不是人給你的，而是你自己產生的。意志薄弱的青年，對於苦味辣味的融化力不強，而社會偏連一接二的把苦味辣味給你，這兩種滋味，屯積於胸中，遂起心理變化，發生一種酸味，由酸的心理，表現

不必用科學的方法，證明此點，那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我覺得普通的妓女，比結過婚的猶太女子，更來得高貴。」他最會利用機會，從事宣傳工作，國社黨的黨歌，就是他利用反猶太的情緒製成的。

事實是這樣的：國社黨在希忒拉未登台前，有個名叫物塞爾(Horst Weiser)的黨員，原是一個年青的無賴漢，專在共產黨徒集會的地方，肆意活動，替國社黨張威。共產黨員非常的憎恨他，終於有三個共產黨員，一半爲了政治作用，一半也爲了私仇，乘物塞爾熟睡的時候，闖入他的臥室，把他暗殺。他被刺以後，急遣醫師前來，本可從速診治，免於一死，無如那位醫師是猶太人，他拒絕受猶太人的診治，以致因傷喪命。

這是多好的宣傳資料！素以宣傳聞名的矮博士，怎肯放過這機會？但當時警廳方面，不許國社黨作盛大的示威運動，因此，矮博士不得不另想別法。忽然一個主意，侵襲他的心頭，原來物塞爾在日，曾根據巴伐利亞的民歌調子，譜了一首歌詞，也着實激昂動聽。矮博士就想盡方法，推荐這首歌詞，果然，不到一個月，這歌曲已在國社黨內，非常流行，並於不久以後，正式變爲國社黨黨歌了。國社黨每唱這首歌，就會想起拒絕猶太醫師診治因而受傷喪命的國社黨的殉道者。反猶太的情緒，是如此深刻地種入每一國社黨員的心窩裏！

於外，於是態度是酸了，舉止是酸了，說話也是酸了。人生的滋味一酸，便成不可救藥，以前的勇氣是沒有了，志向是打銷了，看人家都很偉大，看事情都很艱難，看自己却很藐小，於是精神頹喪，自認敗兵之將，甘心屈伏於一切，再也不想吐氣揚眉，古人說：「老我窮酸，」越窮越酸，越酸越窮，那得不老於酸鄉？

苦味辣味，濟之以堅毅，是甜味；苦味辣味，繼之以懦怯，是酸味，青年，你要嘗甜味，必須有毅力，奮鬥，奮鬥，沉着的奮鬥，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知道小順大順，即在前面，精神自然興奮，融化苦味辣味的能力，自然加強。千萬不要羨慕人家的甜味，你的甜味，你自己去製造！

拉丁化國音字問答

陸高誼

1 拉丁化國音字是怎樣的字？——就是用拉丁字母拼國音的字。

就是一個很好的譬方。

2 中國已有注音符號，爲甚麼還要用拉丁字母？——因爲拉丁字母已爲近代多數國家所採用，大家都認爲便利。注音符號共有三十九個；新文字所採用的拉丁字母只有二十四個，可少學十六個。注音符號是有方角的，比較難寫；拉丁字母是圓形的，比較容易寫。

4 拉丁化國音字推行後，會不會影響到原有的漢字？——不會。因爲我們並不反對原有的漢字，而且也不反對注音符號，甚至像國音羅馬字等，也一概不反對。我們認爲採用拉丁化國音字，不過多增加一種文字上的便利，正像交通工具，火車，汽車，電車，人力車等等，不妨各用其長，並行不背。

3 拉丁字母是外國字，會不會被人誤會文化侵略？——不會。因爲拉丁字母已成爲國際間公共的東西，正像亞拉伯數目字，各國都已採用，誰也不能說誰是被侵略了。要知道侵略不侵略，不在乎文字，那在乎用文字所寫的內容；文字不過是思想的一種符號。一個不識漢字的華僑照樣能愛國；一個精通國學的學者也許會做漢奸。這

5 拉丁化國音字的效用怎樣？——是剷除文盲，推廣民衆教育的最好工具。蘇聯和土耳其曾經都用了這個方法，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極大的效果。最近國際救濟會在上海方面實施難民教育，也採用這個方法，進步很快。這都是很明顯的事實。6 拉丁化國音字是甚麼時候提倡起來的？——在民國二十年的時候就有人提倡。可是因種種關係，這幾年來並沒有好好的推行，

德國猶太人的現狀

國社黨佔權後不久，曾有一個時候，竭力排斥猶太人，有的當場受辱，有的被逐出境，更有的被暴徒殺死。如今這個時期，業經過去，表面上猶太人也和其他的德國人一樣，住在柏林市區，過他們的日常生活；然而他們的社會地位，已一落千丈，大非昔日可比。他們的職業，硬被政府奪去，稍有點積蓄的，還可勉強過活，平素沒有積蓄的，生活異常困難。他們在最近的將來，——也許在永久的將來，不想再在德國境內，找到適當的職業。他們的房子，本住得滿滿的，現在沒有一個德國人，願意住到猶太人家裏去，他們只好做外國人的生意，然而外國人的生意，究屬不多，因而本來做房子生意的，現在有的出頂，有的轉戶，斷不能藉此營利了。他們所著的書，不准在德國出版；已經出版的，不能在德國出售。例如名傳記家 Emil Ludwig 的書，不能在德國境內，買到一本。記得我在柏林時，爲欲購買一部 Ludwig 所著的德文俾士麥傳記，不得不到倫敦去設法。

國社黨的新律令，嚴禁猶太人和德國人結婚。德國種的男子，根本不喜歡和猶太族的女人結婚，因爲德國家庭內的主婦，照例從地板買小菜起，到訪友接待客人爲止，均須親自執行一天的工作，着實辛苦。猶

所以沒有引起社會上多大的注意。

7 現在在上海方面最熱烈提倡拉丁化國音字的是甚麼團體？——剷除文盲協會。他們已經在那裏編輯許多書，希望把不識字的難民，人力車夫，在幾個月內都能看書寫字。

期，就能看書寫字。已經讀過書的，或已懂得一些英文的，只要幾個鐘點，就能看書寫字。

8 學習拉丁化國音字應當從那裏入手？——應當先學會字母的讀音，後來就可學拼字和寫字。

9 大約要有多少時候才能學會拉丁化國音字，10 拉丁化國音字的字母和拼成的字是怎樣的？——從來沒有讀過書的，大約有二個星期。請看下面：

字 母

母音	a	啊	ㄚ	o	我	ㄛ	i(i)	意	一	u(w)	烏	ㄨ	y	語	ㄩ
子音	b	伯	ㄅ	p	破	ㄆ	f	佛	ng	一	ㄩ	ㄩ			
	d	得	ㄉ	t	特	ㄊ	ng	類							
	g	苛	ㄍ	k	克	ㄎ									
	z	子	ㄗ	c	此	ㄘ									
	zh	之	ㄗ	ch	尺	ㄘ	rh	日	日						
複雜母音	ia	鴉	ㄩ	ao	奧	ㄠ	ie	也	也	ou	歐	ㄛ			
	ai	愛	ㄨ	iao	要	ㄠ	ie	也	也	no	我	ㄛ			
	ua	挖	ㄨ	uai	外	ㄨ	ie	也	也	yo	藥	ㄩ			
鼻音母音	an	安	ㄢ	ang	央	ㄤ	ye	月	月	ian	烟	ㄩ			
	iang	羊	ㄩ	in	因	ㄩ	eng	灣	ㄤ	uang	汪	ㄨ			
	un	溫	ㄨ	ing	英	ㄩ	yan	雲	ㄩ	ying	用	ㄩ			
變音	gi	几	ㄩ	ung	翁	ㄨ	ky	居	ㄩ	ky	區	ㄩ			
				ki	欺	ㄩ									

拼 成 的 字

Wo sh zhunnguorhen (我是中國人). Ni sh zhunnguorhen (你是中國人).
Ta ie sh zhunnguorhen (他也是中國人). Womn dush zhunnguorhen
(我們都是中國人). Zhunnguorhen iao ai zhunnguorhen (中國人要愛中國).

太族的婦女，因家境稍富，慣於僱用女役，不能做這類工作；而德國種的男子，很少有經濟能力，可僱得起傭人。同時，猶太族的女子，比之同等級的德國男子，總要富裕些。在德國，富裕的女子，很少肯嫁給窮男子的。至於猶太男子和德國女子的結合，更為國社黨人所深惡痛疾，倘有猶太男子，敢和德國女子，發生肉體關係，以致德國女子懷孕的，照例，就須把猶太男子問罪。他們根本不讓德國人的血統，再和猶太人的血統，一直混合下去。

照例，德國的遊藝場所，像歌劇場，影戲園之類，不允許猶太人進去。自然，你要混進去，也未始不可，但萬一被人查出，遊藝場主儘有請你退票出院之權，要面子的猶太人，根本不願在這種場合，自尋煩惱，所以自從反猶風潮發生以後，很少有人到遊藝場去。至於柏林的幾個海水浴場，更赤裸裸地在進口處，標明「猶太人不受歡迎」這一類句子。當然像在 Vansse 那種大浴場內，我們不易發現這種牌箋，因為那種地方，外國人去的很多，他們不願把這種反猶情緒，多給外國人知道，引起外國人的反感。

這所謂外國人的反感，確是德國人所願意避免的。例如德國的經濟獨裁家削哈威博士 (Dr. Schacht)，看清反猶大的運動，足以妨礙德國的輸出貿易，曾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公開演說，痛斥反猶的癡狂行爲。但他

青年修學指導

顧惠人

在此鼓聲中，一般人民都注視於軍事上之行動；至於學術思想，無聞實亦無意及此。甚至有人以爲於此戰爭期間，青年之教育，大可暫時中止。此種思想之錯誤，足爲亡國之因！蓋一民族之學術文化，有賴青年之不斷傳遞，繼續創造，否則一旦中斷，誠如桑代克(Thorndike)所言，有不堪設想者：「如人類突然遷往其他行星，在此地球上，祇留下新生之嬰兒；萬一若輩嬰兒得能生存若干年，除內心天賦之智力與技能，得能發展外，一無人類文化之環境使之發生影響，則此輩嬰兒至二十一歲時，當無異其他動物；所有生活，亦如人類之初期簡單，恐不免遭受各種疾病之侵擾，終至被害。」於此可見，教育對於維護民族文化之延續，實具有莫大之力量。威爾斯(H. G. Wells)亦曾言之：「人類文化之運命，乃在教育與毀滅之競賽中。」吾民族文化，經受此次空前浩劫，一切都在毀滅中，苟不於青年教育，加緊努力，痛下工夫，則吾民族文化之厄運，恐將不能逃避。在此孤島上，新興學府，確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惟一探實情，則教育不免商業化；辦學未脫投機化；招生趨於迷湯化；而教育更屬商品化。五光十色，新豔奪目，雖皆自負救濟失學青年，高掛維護

民族文化之招牌，而其實在情形，不過以青年教育爲工具，藉以達到其不良目的耳。喪心病狂，莫此爲甚。甚焉者，平時對於教育，一無心得，至戰時，無所事事，則亦強作解人，競辦學校，一若教育事業，輕而易舉，買空賣空，較商業等而下之。天下竟有如此不下資本之商業，則無怪青年學業，爲之誤盡，而吾民族愈受所謂近代教育，愈趨衰弱而不振。作者深覺青年教育之危機，如骨在喉，不得不吐，且作者既已獻身教育，見吾服務之對象——青年，蹈此危機，更不得不率直言之，謹作青年之修學指導。

青年教育之傳授，先由原始社會，直接參加父母之活動，而隨之學習，及後稍稍演進，乃隨他人學習，而成學徒制，以至近世社會，漸趨複雜，始有分工合作，教育事業，乃入專家之手。專業精神，實爲近代一切事業發展之基礎，教育事業，何嘗不然？惟青年選擇學校，首當注意辦學者，有無此種專業精神。掛名校長，兼課教員，更宜詳加審察。青年未擇定任何學校之前，必須多方探聽，諸如學校之過去歷史；該校歷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成績；以及一校之校風，都須一一考查。至於考查方法，或按閱教育機關之公報紀錄，或探詢社會人士之評語，

的演詞，被戈培爾斯扣住，不准在報上披露的演詞，被戈培爾斯扣住，不准在報上披露，也可見得德國的反反猶運動，一時實無法實現了。

欲去不得

然則猶太人在這種情境下，爲什麼不離開德國，到別國去謀生呢？這是很困難的問題，因爲一方面，他們未必有適當的地方可去。美國有移民限制他們；英國自己，還要向他處殖民；維也納是個好所在，但如今也受德國的併吞了；巴利斯坦本由國聯定爲猶太人的宗國，委任英國統治，然而阿拉伯人的作梗，致使未出發的猶太人，望而生畏。實則，就算他們有地方去，而且也有錢可去，然而德國的法律，規定每人離境時，只能帶十個馬克(合國幣十四元)。誰肯把自己的財產，留在德國，自己只帶十個馬克，到外國去呢？更何況區區十馬克，根本不夠路上的費用，和出國後的生活所需？因此，他們雖欲離開，亦離開不得。這真是最嚴酷的壓抑政策了。

我嘗說：我們不該怪德國人的反猶，只該怪猶太人的不反德。我從前說這句話，只是隨便地說，說過了也就完了。現在再回想這句話，真覺有無限感慨，繫我心頭，我無暇空爲猶太人悲了。

或聽從友朋父兄之介紹，該校師生之報告等。一己之實際經驗，更爲選擇學校之基本要點，如進入任何學校，發現重大缺陷，實無補於一己學業之前進與品德之造就，則當於學期終了時，毅然轉學。學校爲青年第二家庭，修業進德之場所；先天之家庭，青年果無權選擇，而後天之學校，則選擇之權，不可隨便放棄。慎選學校，與青年教育之前途，實有莫大之關係。

青年學業之成就，有主天賦智力說者，有主自己努力說者，主前說者，以爲學校教育，確無多大效用，有史以來，人世間第一流人才，未必都受學校教育；主後說者，則以爲有系統之知識，必須經極大之努力，方可獲得，學校乃爲集中知識之地，環境與空氣，均有驅使青年向前努力之動力。實則青年學業之造就，固不可偏重智力——遺傳；而亦不可偏重教育——環境。重遺傳而輕教育，則多數天才，或上智青年，勢將流於疏散，社會上有不少青年，不習一技，不專一業，墮入下流社會者，其原因即由於此。重教育而輕遺傳，則多數低能青年，雖亦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竟亦有留學勉強畢業者，但都一無所用，虛有其名，倘以社會眼光觀察之，實爲極大之浪費。現行學校制度，類多不能適應天才與低能之青年，即中才之青年，學校所定之課程，亦都格格不入。須知實施青年教育，極爲精緻，凡所舉措，俱不

能不留意青年之個性，即青年天賦之智力，體力，以及家庭社會之背景，并其一己之興趣態度等。留意之目的，乃使青年有正確之適應。所謂適應，即學科之適應，課程中各種學科，青年因個性之不同，不能表示同一之興趣，則施教者於施教之進度中，當有緩急淺深之步驟，以望各個學生都獲實益。同時亦當注意社會性之適應，師生間之彼此交接，須得心理上之和諧，否則，任何一方，稍有成見，則學習之興趣，立見減弱矣。青年中往往因某教師於某種學科傳授時，態度失當，乃至引起反感，從此對於此種學科，發生厭惡心理。青年教育指導於適應一點，不可忽視，有如此者。

學校課程，分門別類，名目繁多，教者學者，往往略知一二，不加專精。孰知各種課程中，有若干基本工具知識，必當奠定基礎，方可作高深學術之研究。近十年來，一般中小學生程度之低落，大都即屬於基本工具知識——國文，英文，數學之類。自官能心理學 (Faculty Psychology) 失去根據後，所謂訓練能力之遷移，固不足恃；但基本知識之熟練與善用，則於日後學業與事業之前展，確有成正比之影響。此次各地受戰事之破壞，校舍校具以及科學設備，大都毀滅，因之科學課程之需實驗者，不能預期進行；但作者以爲吾僑正可利用此大好時期，提高一般中學生之國語，外國語，數學等程度

。由內地避難滬地之中學生，更當利用在滬學習各種文字之便利，而努力探求。中英文之報章雜誌，宜逐日瀏覽；各類書坊書局，以及中西圖書館，亦當時時光顧，以收開卷有益之效。要知課室中上課所得之進步，遠不如課外自修之迅速，青年當深體此意而力行之。

「知識即權力」一語，實有待吾青年於此空前大破壞中，加倍奮發；俾吾民族已失之各種主權，因吾僑青年知識精神之總動員，得早見恢復。

健行先生：

手示奉悉。本報英文欄，已儘量擴充篇幅，K. I. 先生所輯時事選讀，皆係實用英語，請詳細閱讀，最好能讀之成誦。學語言只能多讀多背，沒有特別技巧。

承詢關於最完全之英文文法書世界出版之英文文法大全和自修高等英文文法，均很合用。還有納氏文法第三四冊，始終還是最完備的英文文法書。該書現已由邵鴻壽先生和我，着手重編，務使本台印度學生用者，將來完全合中國學生之用。並將一，二，三，四四冊，完全漢譯，又加讀法指導，俾便自修。希望今年夏季，可以完成。想亦愛讀英文如足下者所樂聞也。專覆。

文辭

四，十九。

從常州到上海

丁浩霖

「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擔渴擔飢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逢饑饉。」這是我在兩年前看到馮夢龍所寫的幾句南宋汴京難民南下時候的苦況，當時「無動乎中」地看過一遍，在腦海裏絲毫沒有感覺到什麼反應。我又記得去年夏天在常州唯一的影戲院——大光明——看到一本時事的片子，那是西班牙內戰時，無辜老百姓的生活剪影，當時的有暇階級觀衆們完全拿着「隔岸觀火」的地位來欣賞，來玩味，所以有好些動人的鏡頭並不能激動他們的同情心，反而聽到哄堂的一陣歡笑聲，當時的我也同樣地淡然過去了。却想不到去年的十一月裏在炮火的威脅下，什麼都親自體會到，或許我所經歷的艱難困苦的经验還要比上面的兩段深刻些，但是又有誰來同情我呢？

經歷了四個月的流浪生活的我，走遍了宜興，溧陽，高淳和蕪湖一帶的都市和鄉村，但是總找不着一片安樂土，可以做我的「避秦桃源」；相反地找着自己倒是一個不名一文錢的身無長物的窮光蛋，簡直要投身到難民收容所裏去侵佔一個安身立命的地位了。環境逼迫着我重返故鄉，去領受「新」的統治，但是我發見了，我的出生的「血地」果

然酒遍滿地腥血，連空氣中還可嗅着一些殘餘的硫黃氣味，那座我的已故祖父辛苦經營白手創立的屋子已經還了原，不知他老人家還能含笑地下否？故鄉不允許我立足，故鄉不允許我苟安，這樣逼着我走到擁有三百萬人口的孤島來。

我得感謝「友邦」人士的好意，爲了可憐無告的常州老百姓，恢復了內河航運。我所附乘的船是國泰公司的喜久第一九，船票的價格標明是七元五角，外加「維持會」的一成補助費，鋪設牀位的小費二元，這樣就得十元多了。客人攜帶行李，不管大小，照例繳納保險費每件一元，還有那昂貴的船菜，每餐四角，一天就得一元的開支。倖喜這是「處女航」，一切手續，比較簡單，要待日後逐漸改進，在那填寫似乎是類於出境的通行證上，暫免乘客照片的黏貼，這個不得不感謝他們的一片「好意」了。

在船將要啓碇的時候，維持會的職員們簇擁着兩三位宣撫班的大員來到船上檢點船票，有無公司職員從中措油的流弊，同時檢行李有無攜帶危險的違禁品，這樣經過幾小時的工作，才讓船隻開行。預定是上午九時開的，却延遲到下午三時，這竟不知道是公司的辦事玩忽呢，還是維持會的從中留難

？船沿着運河前進，有好多地方是駐兵禁地，不讓行人通過的，現在置身船上，却得機會巡視一周；譬如東門外的天寧寺是日軍司令部的駐在地，各橋樑，各弄口，滿佈着電網，站立着崗位，多麼森嚴，多麼威武，現在我們却無礙地在甲板上可以瞭望大火後的頹垣殘壁，焦土赤壤。尤其觸目驚心的是那號稱常地名勝的文筆塔，從前的挺秀美妙的姿態，現在却插身一變做了西子湖邊的雷峯古塔，或許它也鑒於世亂日深，消極起來，索性老僧入定了。船過文成壩時，又可看到蘇東坡的古蹟——蘇舟亭——巍然仍存，灼灼的桃花，含笑迎人，這正像「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一般。我們咀咒桃花，同時又想到城裏「慰安所」中濃裝豔服的摩登女子，却沒有因戰爭而絕跡，依舊鶯聲燕語，賣弄風情，正是如出一轍了。

船到無錫的長安橋已是深夜了。明天清早上街去一看無錫的戰後城市底一角，覺得市肆殷闐，和常州比較起來，真不啻有「霄壤之別」哩！從這一點看來，無錫的民衆在適應環境的一點上，實在遠勝常州人多多。九時開船，一路上到沿岸駐兵的地方，總得停泊若干時間，經過「友軍」的詳細檢查。起初娘兒們不免帶些焦慮，誠恐發生意外，後覺得他們還算莊重，這才把藏在內心的千斤重擔擱在一旁。

在下午六時，船到蘇州的楓橋，多承

「友軍」的好意，勸告船長停泊，免得途中危險。這個好意又給娘兒們誤解了，頓時空氣緊張起來，弄得她們坐臥都感覺到不安。後來從營裏傳來一陣軍號聲，立刻巡邏的日軍傳令熄燈，那班船上的茶役們便說：「這是燈火管制，華機來實行夜襲了！」於是男女老幼的全部乘客覺得內心裏面，充滿着矛盾的歡喜和憂慮，換句話說，甜的辣的，苦的酸的複雜情緒，一時都擁上心頭，那一晚誰都沒有合攏眼睫。

情勢雖緊張而實在平安無事地過了一宵，明天清早只才到達蘇州。可是日軍傳令不讓一個乘客登陸，大家懷着鬼胎便靜坐起來。這樣到上午十時許，船又開了，誰都不了解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同時蘇州又好像霧裏看花地輕易放過了。

這次航程沒有經過幾個主要戰地——廬山，南翔，真茹——，它是打從陸家浜，安亭，黃渡而到達上海的。途中除掉一再的搜查外，並沒有動人的事件可記。就只得有一次船過虞姬墩的時候，船長吩咐撤去船頭的太陽旗，原因是這裏游擊隊出沒無常，免得引起注意，還是這樣來得「妥善」些。

經過五天四夜，總算在蘇州河岸的老拉圾橋邊靠岸了，整個的上海湧現在我面前，不禁心頭一酸，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不錯，我是置身在安樂土中，呼吸着異樣的空氣了，但是我那白髮星星年邁力衰的祖母和嚴

慈母不是都被拋在家鄉嗎？還有九歲的慧兒和五歲的明兒，在分別的時候不是都含着熱淚泣不成聲地望着我，似乎在說：「爸爸

！你怎麼忍性不帶我們去呢？」我慚愧，我實備我自己，我……望着高冲雲霄的屋尖兀自站着一動都不動。

世界知識

國際的形形式式

綠色國際 這是國際農民運動的一派。它在保加利亞農民黨領袖亞歷山大，斯坦白里斯基等指導之下，由捷，巨，波，保等斯拉夫農民的農民組合與農民黨組成。它的目的在把布爾喬亞和共產主義勞動者的勢力從農村中驅出，使中小農民獲得政權。

上，發生意見，內部遂有裂痕。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謝德曼派合併，第二半國際遂「壽終正寢」，大部分仍回到第二國際，有一小部分則加入第三國際。

第二半國際 (International 2¹/₂)

這是各國社會黨的國際組織，維也納國際是它的別名。各國社會黨退出第二國際後，從英國獨立工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及瑞典社會黨之提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在日內瓦召集一代表大會，各到會代表一方不滿意於第二國際之改良政策，一方面也不接受第三國際之二十一條件。加入該國際的尚有奧地利，美國，南斯拉夫，立陶宛，羅馬尼亞，波蘭，希臘，芬蘭，阿根廷，法國，西班牙等國之社會黨，而俄國之門雪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亦加入。第二半國際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召集世界工人代表大會，後因對於第二國際及第三國際的問題

黃色國際 (Yellow International)

是第三國際加於第二國際和亞姆斯特丹同盟的一種侮蔑稱呼。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創立大會，對於白倫(Born)會議會通過一決議，內稱：「共產國際大會認白倫會議(第二國際再建會議)的國際為黃色的，破壞罷工的國際，它始終是資本家的工具。第三國際因而稱第二國際為「黃色國際」或黃色組織」。

黃色國際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勃發時，由加盟於舊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黨工黨中，站於參戰論點上的人所構成(倡非戰論者則構成第三國際)。這些人的幹部中，有數人担任參戰國聯立內閣的部長。這個國際既非「赤色」又非「白色」故稱之為黃色國際。英

紫石硯的破碎

(我的學校教育之六)

胡山源

這一天的早上，我按着習慣到學堂裏去，意外地發見我的硯臺已經破碎了。這真急得我沒有地洞鑽。叫我怎樣對得起祖母呢？同時，這樣好的硯臺，從此破了，叫我如何不痛惜呢？還有，即使這一個硯臺並不是什麼出奇的東西，但牠總是供給我應用的，此後我還是買新的呢，還是聽由牠？如果要買新的，又是要用錢了！一時之間，我對了這個破碎的殘物，心裏轉着這許多念頭，我的眼淚也就簌簌地落下來了。

先生也按着習慣，此刻還沒有來，同學們却漸漸地來齊了。我見了他們就急急地問他們，我的硯臺究竟怎樣會碎的。他們都說不知道。但我看他們的神氣，有幾個是真的不知道，有幾個則似乎知道了不肯告訴我。我沒有辦法，只好獨自哭着。當然我不敢給家裏人知道，尤其是祖母。幸而這硯臺破碎的情形，還沒有到不堪收拾的地步，所以我還可以藉藉着用，沒有非買新的不可的困難。

牠的底盤依然完整，沒有裂開。不過牠四週的邊線，以及頂端所雕的花，都已經落了下來。甚至水池的四壁，也跌得蕩然無存，以至水也不能潑積。我只好用牠。但是我一看見牠，心裏便是難過；對不起祖母；痛

惜這我家僅有的美物。然而我又不能不用牠，因此我的難過便也嚼着我的心，永無已時。

我不將這事告訴我的祖母，我已說過了，可是我也不敢將這事告訴先生，因為我則胆小，不敢去和先生說話，二則恐怕先生也查不出誰是負責者，反而給他知道了要說我自不小心，三則我又要充硬好漢，自己的事情由自己解決，不去倚賴先生。尤其充硬好漢，差不多是同學中一致承認的美德，誰要是動不動就「真先生」，大家就要唾棄他。

我不將這事告訴先生，當然不能說我已經放棄這事，就此罷休了。適得其反，我天天在竭力調查，究竟誰是負責者，我要向他取債。

過了幾天，有一個姓張的同學，終於將這事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我。

那天晚上，有幾個住在街上的同學，到學堂裏來玩。他們是常來玩的，因為學堂的大門，在放學之後總一直開着，而陸先生和兩個別鎮來的同學，又住在第一進的書房裏，他們儘可以自由進去。他們有時就到陸先生等的書房裏玩玩，有時則竟到課堂裏去吵上一陣。那晚他們又到課堂裏去玩，終於使我遭了禍。

過了幾天，有一個姓張的同學，終於將這事的經過情形，一一告訴了我。

那天晚上，有幾個住在街上的同學，到學堂裏來玩。他們是常來玩的，因為學堂的大門，在放學之後總一直開着，而陸先生和兩個別鎮來的同學，又住在第一進的書房裏，他們儘可以自由進去。他們有時就到陸先生等的書房裏玩玩，有時則竟到課堂裏去吵上一陣。那晚他們又到課堂裏去玩，終於使我遭了禍。

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法國的社會黨，日本的社會民衆黨，都屬黃色國際。

赤色國際 即「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

歐戰時，第二國際的負責人，放棄社會主義的主張，為祖國作戰，並宣佈第二國際的暫時停頓。但其中有一部份人，不主張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企圖另建第三國際，並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在莫斯科開會，宣告成立。現在所謂莫斯科國際，即指此而言。

黑色國際 就是「無政府工團主義國際」

它由法，意，德，葡，西等國的工團主義組成於一九二二年末一九二三年初，在柏林組織成立。原來的名稱是「國際勞動者協會」。它否定政權奪取及一切國家形態，而主張總同盟罷工為唯一的解放手段，又主張離開一切政黨而獨立。加入這個國際的團體，亦會參加赤色職工國際成立大會，它們都反對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又反對該國際與共產國際發生關係，共產國際却曾決議，各國赤色組合在黑色勞動組合國際領導下的組合作核心的少數派運動，而且頗有成效。可是現在黑色勞動組合國際的勢力，已大不如前了。

據姓張的同學說，那晚鴻元，比我大兩三歲的族中同輩，在追趕着一個同學。那個同學繞着各張桌子逃，鴻元便繞着各張桌子追趕。時間是在黃昏，空洞洞，黑黢黢的課堂中，並沒有什麼燈光，大家只在暗中摸索着，爭吵着。那一個同學逃到我坐的桌子邊時，照樣繞了過去，而鴻元追趕到這裏時，也照樣轉了灣。可是鴻元的手，在我的桌子上揮，就此將我的硯臺揮到了地上。

我得知了這個消息，當然要去和鴻元交涉。但是我覺得他似乎比我大上許多，平日他和我也不見得要好，我心裏對他實在有些怕，不敢去向他說起這事。然而我要是知道了究竟，一句話都不去向他說，我又覺得無論如何是不可以的。我幾經奮勉，才敢找一個便當的時候，向他開口。

「我的硯臺是你打破的，你須賠還我，」我對鴻元說。

「誰說的！」鴻元板着面孔不承認，並且強橫地說，「賠你一個屁！」

「自然有人說的，」我鼓勵着自己，不爲他的氣餒所壓，竭力對他說，「是你打破的。」

「打破了就打破了，誰叫你放在桌子上的！」他雖然承認了，還是一些沒有肯賠的意思。

的確，我假使不放在桌子上，放在抽屜裏，他就不能打破了。然而我那裏會知道他

要來打破牠，我便早些放在抽屜裏呢？況且我將牠放在桌子上，也不是一兩天的事情，我完全想不到這種意外。

「桌子上不可以放硯臺麼？」我只可以這樣和他分辯着。「你打破牠的，自然要你賠；賠還我的硯臺，否則賠我三塊洋錢。」

「哼，」他嗤之以鼻，「三個小銅錢也沒有！」

「你不賠我就稟先生，」我只好以先生來嚇他。

「先生，比」你長！」他說。

我們平常都將「稟先生」說作「比先生」，而連下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先生比你長」。我們將這句話來對付那些善於「比」先生的人，表示我們的不怕。

我怎樣來達到我的目的呢？向他講理，他不聽；以先生嚇他他不怕。並且我本來不要告訴先生，恐怕他對我結怨；我只希望和他能夠私自解決，大家和氣，我就滿足了。

現在叫我怎樣辦呢？我向他哀求，說我怕祖母責罵麼？這話那裏說得出口呢？每一個在學堂裏的人，如果要充好漢的，總是：一不稟先生，二不牽涉到家裏的人。我要充好漢，我既不稟先生，爲什麼還要抬出祖母來求情呢？那末我就告訴祖母，由祖母去代我交涉罷？說不定祖母竟會和他的母親去談判，使他們聽我們的條件。然而這種舉動，決不是同學間所稱的好漢所能做的，因此我也不

能做。我只有被人打落了牙齒向肚子裏咽。最後的辦法，自然只有出於學堂裏常見的武力解決了。我雖是九歲，我是健全的，有氣力的，然而鴻元比我大兩三歲，他比我長大得許多，我決不是他的對手。我假使打不過他，被他打勝了，我此後將更不能向他要求賠償了。我再三思想之下，對於這最後的一着，也只好棄而不用。

我只有天天向他煩絮，要他賠，並說我的硯臺是紫石做的，雕花的，值到三塊洋錢。起先他還要狠狠地回答我幾句，後來我向他煩絮不休，他索性不理睬我了。不過他雖然不理睬我，我還是要一有機會便向他煩絮着。

小叔叔當然幫着我向他說過話，但是他對小叔叔也像我一樣，小叔叔也奈何他不得。小叔叔素來是很規矩的，他決不肯仗他自己的年齡來欺負人，也不肯幫我強出頭，爲我打抱不平。並且我們從河西來的，只有三五個人，其他都是河東人，一朝相打起來，河東河西，便將分成敵國，我們也決沒有便宜可佔，頗有大人氣概的小叔叔，自然更不會冒這個險了。還有，我們雖然彼此是同族，我和小叔叔是近房，他們和我們是遠房，而我們的近房只有兩三個人，他們的近房却有二三十個人，就是不以地域來劃分，他們也是佔着優勢，這是小叔叔很懂得的。

爲了這種種關係，小叔叔終於不能澈底幫我

忙。

其他如晉元等各個大同學，都是鴻元的嫡堂弟兄，他們當然不會強制鴻元，賠償我的損失。

姓陸的同學，平常本來和我很好，到了此刻，反而勸我不必計較，說一塊石頭，不值幾個錢。我聽了這話，自然要向他分辯，說我的硯臺，他也稱讚過的，但他總是不以為意。他的家境好，自然不將這一些損失放在眼裏。但我却恨他不和我表同情，以為他是拍他們人多勢盛者的馬屁，所以我幾乎和他絕了交。

姓尹的同學是真心幫我的，但他家本來就因為是本鎮的僻姓，為我們胡姓所異視，即使他在學堂裏有什麼大氣力，也是孤掌難鳴。爲了他的幫我，結果徒然加增了別人對他的仇恨。他家也很寒苦，到了冷天，甚至生腳爐的薯糠都沒有，還不如我家，因為祖母向人家承租了幾畝田，雖然請人工作，沒有什麼大好處，柴草和薯糠倒不致缺少。祖母知道了他家的情形，又知道了他和我很好，就叫我在冷天送他給家一大簾箕的薯糠。在這些情形之下，我還是堅持着不告訴先生，不告訴祖母，只是向鴻元直接交涉着。交涉無效，久而久之，這事便成了懸案。有一個晚上，祖母和母親正在做紗，我覺得有這件事情橫在心頭，精神上實在痛苦，就將牠的經過，對她們講了出來。她們聽見了

，當然很着急，因此祖母在做好紗之後，將我打了一頓。我知道我並不應該受她的懲罰，然而我又知道她有施行懲罰的必要。事情弄到這樣，那得叫她恨。幸而她雖然責怪我不將硯臺放在抽效裏，責怪我向鴻元交涉無效之外，她並不表示她自己要告訴先生，或者去和鴻元的母親交涉，因此我安心了許多。因為我覺得我寧可給她打，却不可聽她去和那兩個人爲這事見面。我的不敢早些告訴她，除了其他的理由之外，也就有若

東鱗西瓜

言之有理

一個青年醫科學生，他已很成功的考完筆試，被叫到考試委員會前去口試。

問題之一是，牛奶和人奶，對於孩子，那一種較爲適宜？那學生回答：「當然是人奶好。」

「對的，」委員會主席說，「很好，你能說一理由？」

「有的，因爲人奶便宜。」

「你可能再給一理由？」

「有的，人奶在一禮拜後還不會變酸。」

「你可能再給一理由？」

「有的，因爲貓不能側來吃。」

當然，那學生及格了。

少數

干部份爲了這個理由。現在她只向我出氣，在某種意義上，我倒滿足了。

我給祖母打了之後，好像對她已有了交代，又因爲我實在對鴻元無可奈何，所以此後我向他的絮煩，便也少了許多。但我的絮煩是少了，祖母對我的話却多了，她心裏一不舒服，就要提起這件事。我被她激得實在沒有迴避了，才去向鴻元再絮煩幾句。當然，那是一毫無有用處的。

唐如堯

「一個聰明人，從想不到對妻子野蠻。」

死幹當

「你可信仰適者生存？」

「我不相信任何人生存。我是殭屍包辦員。」

奇異的海味

「真的，」那饒舌的探險家說，「當我們行近這島的時候，我們能見到遍地都是龍蝦，地面盡鮮紅了。」

「哈！哈！」一個俱樂部會員早就等着作弄他，叫着。「龍蝦煮熟了才會紅呢。」

這，先生！是一座火山。」

丈夫的特徵

一家著名日報的記者有一次問一位女作

測 驗 遊 戲

讓我也來試試看

陳苑華

——曾有人在五分鐘內，答出這十個問題，讓我也試一試，看要多少時間？——

- (一)某人住在僅有一門和五扇窗子的屋子內。一天，他自己因事外出，屋中空無一人，在他回家的時候，雖然窗子依然鎖着，門也沒有打開，但他發現有賊在他屋子裏偷過東西，倘此賊不用鑰匙或別的東西開鎖，問他如何進這屋子？
- (二)有一隻鐘，每走十分鐘，就要停一分鐘，如走完一圈，需要幾分鐘？
- (三)父親現在的年齡，三倍於兒子，十年後，二倍於兒子，問父親現在幾歲？
- (四)A比B高五吋，而C比A短五吋，問C與B之間的高低如何？
- (五)假定1等於a，2等於b，3等於c，其餘類推，試問下面五個數字，可拼成怎樣的英文字？
- (六)把下面的數字，倒轉來看，可排成什麼數字？
- (七)下面的記載，是從魯濱遜的日記中選出來的，請仔細地讀一遍：

八月十七日 把整天的時間，化在收割大麥上。

八月十八日 因天下雨，把大部分的時間，化在磨練磨石和安排工具上面。

- (八)我是你父親的姊姊的兒子，我與你是什麼關係？
- (九)某書共有一百頁(100)，它的第四十九面，在那一頁上？
- (十)二卷書，各有一千頁，安放在書架上，每卷書兩吋厚，封面在內；而每張封面厚八分之一吋。如有一蛀蟲從第一卷第一頁吃起，吃到第二卷第一千頁為止，此蛀蟲共行過多少距離？

家，爲什麼她不結婚。

「原因如此，」女士對記者說。「我屋子裏有三件東西，十足地代表了一般丈夫的特徵，所以我不需要其他的丈夫。」

「那末，三件什麼東西呢？」

「一條整整一早晨咆哮着的狗；一只整整下午賭咒的鸚鵡；和一只整晚住宿在外面的貓。」是甜蜜的回答。

小題大做

「我昨天在六十尺高的梯子上跳下來，一些沒有傷。」辛澈遜說。

「這話怎樣講？」

「我從最末一級跌下來。」

Who's Who

屋子裏的女主人爲了新生的孩子，接見一位保姆。

「我丈夫對我雇用那一位做保姆是很關心的。」她說。「你忠心嗎？你可有和藹可愛的態度？你可願意——」

「對不起，夫人！」那女子打斷她的話。「但我是來服侍你孩子呢？還是你丈夫呢？」

短命鬼請進

「這工作對你很難力吧，朋友？」新來的副手說。「你年事已很高了。」

「是的，先生！」這年老的打蠟員囁囁着說。「我不能告訴你，我打了多少年的蠟。但那鐘倒告訴我：我已搖了這許多年，有五個副手死去了。」

「天啊！」副手恐慌地叫着。

「同時，」打蠟的繼續說。「我湊滿了半打，我將大爲快樂。那時候我要告老了。」

陶文三篇合講(一)

趙宗預

一·一般人的讀法

一般人往往在休假時候，翻開古文觀止來，讀讀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覺得精神爽快，俗念全消，當他是消除煩悶的清涼散，除此以外，別無所得。換句話說，這三篇文章，不過常做娛樂的工具，與絲竹琴棋，同樣看待。殊不知陶氏一生思想，這三篇文章是一個結晶，其中自有一貫哲理。不明白陶氏一貫的哲理，當做娛樂的工具，簡直是買櫝還珠了！

二·我的讀法

(一)歸去來辭這篇文章，是精神享樂說的理論。他把人生分成行休兩大類，行的人生，就是「心為形役」，「心為形役」，就是求富貴，求富貴的結果，富貴不可必得，徒然是「惆悵而獨悲」，徒然是「田園將蕪」，只有損失，沒有收穫，如果不是沉醉於富貴的迷夢中，心靈已經麻木，自能「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已往是已往，時光決不倒流，我只要覺悟前此的非是，諫他做甚？諫已去，徒然引起愁思，自討苦吃！好在「實迷途其未遠」，只要認清今後的途徑，追之可及。今後的途徑是什麼？就是一個休字。『舟搖搖以輕闌，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先之熹微』，這是休的第一種

滋味。「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這是休的第二種滋味。看見了「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又經「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益信「來者之可追」了！人生應該「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為甚「聊乘化以歸盡」？他的答案是「寓形宇內復幾時」，人生既如此短促，「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為甚「樂夫天命」？他的答案是「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休的人生，最是心曠神怡，試看他的室內生活是：「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他的園中生活是：「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他的田野生活是：「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他雖然「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却不是個冷僻的怪物，他所欲絕的游，他所欲息的交，他所欲相遺的世，是專指富貴場中富貴人。他却願與農人做個要好朋友，「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這種情話，他是十分喜歡的。有時興之所至，還要「懷良辰以孤往，或

植杖而耘耔」，自己也權作農人呢！如此說來，歸去來辭，不是一篇精神享樂說嗎？這不是陶氏一個人的生觀，實在可以代表當時知識階級的思想，怎好草草讀過呢？

測驗遊戲答案

- (一)這人離開的時候，沒有上鎖，故賊能走進屋子。
- (二)需要六十五分鐘。
- (三)父親現在三十歲。
- (四)與同樣高抵。
- (五)可拼成ONE的字。
- (六)排成19819的數字。
- (七)共下了三天雨。
- (八)是表兄弟的關係。
- (九)在二十五頁。
- (十)四分之一吋。說明：兩卷書放在書架上有一定的次序，第二卷放在第一卷的右邊，這樣第一卷的第一頁離開第二卷的一千頁僅兩張封面的距離。

讀報偶錄

香港出版界剪影

萍

從前，香港固然也有報章，也有雜誌，但這些報章雜誌都像害着癆病，一點精神也沒有；同時在數量方面也過不了關。這是因為在香港從事於文化事業，一向太不自由。比方說，你要出版一種報紙或刊物，你得向港政府繳納數千元的保證金，平日稿件須受港政府的檢查，如果稿件一出了毛病，那未被禁出版之外，還要沒收保證金，所以一般人都不敢放大量去嘗試這個。而且辦報章雜誌的人，往往拿不出這幾千元的保證金，所以香港的出版界，就像秋天的樹林那麼荒涼了。

自從上海淪陷，上海的文化人，都到華南及內地去謀出路。但內地充滿了戰氣，很難從事於他們的事業，華南，廣州雖然是個極好的去處，但在日機日艦的威脅下，似乎有點不安心，所以一般人，都集中在香港，辦理文化事業。這樣就促成了今日香港出版界熱鬧得鑼鼓喧天的局面。

今年一月間，上海的立報準備在香港出版了，主持人還是小記者嚴壽聲和「小茶館」編輯薩空了，可是因為礙於經濟使立報的出版，費了難產，籌備許久，還是籌備不出什麼來。不過四月一日，該報終於出版了。還

是日出一張，但在宣傳方面，不遺餘力，電車上，馬路旁，無不佈滿了立報出版的廣告，同時編輯的陣容方面，除與上海照舊外，「言林」一欄改由茅盾負責。所以在聲勢方面似乎比在上海時更加可觀，一般香港人對於立報的出版，無不「另眼相看」。

素執中國輿論之權威的申報，上海淪陷以後就在漢口復刊，而在三月一日又發行了香港版。不過它日出一大張，內容無甚精彩，所以銷路也平平。它沒有法子，便想向華南內地發展，每天印出來的報紙拼命望廣州運，但是運到廣州依然沒有多麼好銷場。

三月十四日，香港又誕生了一張「新」的小型報——星報。這星報便是上海辛報的化身，仍由姚蘇風主編，內容版式，一仍其舊，桑榆也仍輯體育新聞。因為它內容着趣味和體育新聞，所以它倒能受香港人的歡迎。

此外，據說大公報也打算在香港發行香港版，不過祇有那麼一個消息，離開事實似乎還相當遠。

因為上海的報紙都打算在香港出版，香港原有的十多種早報和晚報，便不能不加倍努力，大相競爭了。因為這緣故，現在香港的新聞界便明爭暗鬥得異常猛烈，空氣的

緊張，真不下於戰時的上海。

至於期刊方面，香港原沒有什麼東西，除二種不成話的娛樂刊物，比較像樣的只有陳彬龢主編的「戰地通訊」，但這本小冊子也沒有多大聲息。所以嚴格說來，香港簡直沒有定期小刊物。為什麼緣故呢？主要的便是各方面都不適宜於定期刊物的生存。不然都「奮奮」的生活星期刊，不用關門大吉了。

今年一月間，曾有一個消息說「宇宙風」社將在香港出版一種期刊，但消息傳來，並無動靜，所以人們也不大注意。可是三月五日，這消息果然變成了事實。簡又文等一班人正式發行「大風」。這「大風」的內容一部像從前的「逸經」，一部份則像「論語」與「新風」，銷路自然不惡。尤其內地方面很歡迎這種刊物。於是乎還在上海出版的「宇宙風」，也決定搬到香港去出版了。

第五路軍的精神

偉

在現堅守徐州的李宗仁將軍統率的第五路軍，全為桂省子弟，均受過嚴格之訓練，所以對於軍人的天職，都極能稱職，一切聽從長官命令，實為我國極精銳一支部隊。

在去年嚴冬的時候，一日，突然下着大雨，該軍的士兵，均立在路中淋得滿身雨水，但精神還是很飽滿，毫無頹喪之狀。民衆請彼等入屋避雨，但此等兵士則謂：「我們並未得到長官的命令，是不能私自行動的

讀者園地

才能與機會

譯自成功之路

在人生的數學中講起來，才能加機會等於成功，除此以外，其餘的全是等於零。

才能可以與能生長的小的或大的樹木底幼芽相比，它的結果，大多數藉着泥土的力量，而它所有的生長的機會，似乎是幼芽或種子自身本有的或天賦的結合。

人生的一點一點的成功，猶如散播在泥土中的種子一樣。

偉大的成功者是將種子撒得深的結果，它生長在堅固的基礎上，足能維持經久的生產。

雖然機會比幸運確定得多，但它是顯而易見地被很清楚的法則所管束着，而在不可捉摸之際，常不能為之羈繫。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同樣的機會不用可見見的美態表現出來，但是這倒也是極端的事實，就是機會好像願意到找它的人那裏去，而對於不奮力去遇它，或當它來時而不擬接受它的人，它就要退避。

特殊的才能最難以取得。或者你有了，或者你還沒有。假使你還沒有，要想去獲得它，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無資力的，就算不來是完全的人。

王永源譯

大的小的才能，皆與你俱生而來。這是來象徵你的。那末，有幾個問題，在你對於某種事物欲有所操作時要問：你願意將才能播種在岩石中呢？礮瘠的泥土中呢？抑你願意把它放在肥沃的土中給它機會生長呢？

平凡的才能，發展得優良，播種得適當，就會比隨意散撒着的特殊的才能所產生的成功之樹，更為偉大。

許多失敗者，他們的才能都是異乎尋常的，他們有辦事的天賦的才能，很可以完成事業。但是他們不發覺他們所有的才能，他們正好像一個吝嗇的人，從來不肯用他們所賺來的或人家給他們的金錢。

不要為無才能憂愁，也不要悲傷你的境遇，只要盡你的力量。將你所有的每件事物聯結起來，以最好的方法去利用它們。

即使你是愚笨的，智力在中等人以下的，如果你有志的話，你能夠用你所有的才能做幾件事。並且你的成功比那有異乎尋常才能的人，要來得多。他們是在懶惰地尋找機會。假使機會驟然來了，他們也是耽於逸樂，不去利用它。

「。民衆又供給他們雨傘，又謂：『我等不能得老百姓的物品的。』人民見此，亦無可如何。後請命於李宗仁將軍，要求接受民衆的誠意，才算得到將軍的允許，以後兵士，才肯接受人民的雨傘。

在軍營附近，一士兵因肚內飢餓，向一小販購買大餅油條，小販因見彼誠實可欺，即以一倍之價目出售。士兵固不計較，付錢食之。在旁的人民見了，極爲憤怒，羣起毆打此小販。但此士兵，反從容含笑出而排解，放小販逃避。人民見之大奇，問其故，彼則謂：『此小販操此業，實亦苦惱，故應助彼。』人民見彼等軍隊，如此可愛，實屬稀見，故定名為「青天軍」。

朱德夫人

天生

譯自密勒士評論報——朱德夫人生長在江西省的一個貧農家庭裏，年小時候就給她的父母，雇給人家做丫頭。她的前途，似乎一輩子要當奴隸了。但現在，朱德夫人却是紅軍中的重要工作人員，參加第八路軍，在山西作戰。以前，她還是延安紅軍學校中的政治學教師，又任紅軍婦女先鋒隊的軍事學教師。朱德夫人，也就是康克清女士，初加入紅軍時，是一個不能讀也不能寫的人。但她却有過人的智慧，她決定爲中國的革命而奮鬥。她會組織過三千婦女先鋒隊，後來，又把四川軍打個落花流水。現在她正領導紅軍，在山西西北部作游擊戰。

你所做的工作這麼多，那你的才能就有這麼多，這可以在成功的行列線上計算出來的。

無論你有大的小的才能，在你所處的環境中，你做好工作，是由你所有的才

談 苦 悶

——給青年們——

近來在孤島上有很多的青年對人說：「我苦悶得要死啦，這環境，這四周，我簡直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了！」是的，近來青年人的苦悶，正是達到最高的階段，他們的徬徨，無聊，苦悶，沒有人能夠替他們解除。因為青年們的熱情，希望，比任何人都來得高，在這現實的環境中，的確太使他們感到不安，迫切地要求解除。但是滿途是「荆棘」，使他們寸步難行，因此，他們感到了消極，只好使用種種不規則方法來麻醉自己，甚至去吃安眠藥水，第二天不再醒來！

不過有人說，有苦悶的人是有希望的，因為他們感着苦悶後，就會想法去解除。假使能夠這樣，當然是可敬的。然而這能有幾個呢？其餘還不是終日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嚷着「苦呀」，「悶呀」的苦悶家。這並不是我太過得刻毒了，在現實的孤島上，這樣的人，大概到處可以見罷，並且，在這些人中間，被麻醉的却還佔着大半呢。

能而成，當你的能力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你再也不能上去了。但你切莫降下來。

不要無勇氣，大的樹並不是棵棵都從大的種子所發育出來的。

李頌毅

「苦悶」，不過是兩個字眼，原因當然不會一樣。然而總不外乎下列幾種！我們不妨在這裏簡略地談談：

1. 在孤島上憂慮國事的苦悶 在以前每個關心國事的青年，對於國事，都感到不能解決的苦悶。然而現在，抗戰已爆發了，憂慮國事的青年，再也不必感到徬徨，便根本沒有什麼苦悶可說了。因為一條康莊大道，已經開闢在我們面前，還要顧慮什麼呢？祇須勇敢地走上前去就是了。在孤島上憂慮國

事，未免太滑稽了罷。

2. 出路問題與職業問題的苦悶 抗戰以來，失業人數日多一日，社會不景氣，以致青年人沒有出路，並且四週都是陷阱，容易使青年人墮落。而有職業的青年，却又有「做一行，怨一行」的感覺，工作與生活是機械化的，使他們只有疲倦與苦悶。其實無業的，只要肯吃苦，總會有出路；厭倦的肯努力，總可以滿意。

除了以上兩大端外，其他如慾望的失落，思想的衝突等等，都有着使人感到苦悶的可能，可是却也都都有着解決的可能。

總之，苦悶一定可以醫治，它不是禍水般的女人，烈酒，安眠藥，而是可以用意志來左右的心理作用。只要我們認清前途，知道它發展的徑路，用冷靜的頭腦，耐着心，不着急，不誇大自己的能力，不怕艱難，一直幹下去，那苦悶當然就會離開我們了。

三 月 前

未 末

「喂！老陳！進來罷！船頭上有什麼好看？船又沒有開。來來，我們來談談罷！」

「將別離的一切，似乎都有一枝無形的韌帶繫聯着；怪可憐的，那一個個圓子餛飩店的老婆子，不知以後將如何呢？假使杭州吃緊的話，或者甚至於失守了。」

「唉！有什麼話可說呢？你我的家庭，

你我的父母，還不是全在杭州嗎？以後的事真不可設想呢？」

「這種生活，倒有些像游牧生活，一個地方的水草完了，就搬到另一個地方去；我們本是在杭州好好地過着的，因為時有空襲，學校就遷到鄉間去上課，現在又因為金山衛上陸，吳興嘉興的失陷，杭州就受着威脅

；這裏雖是一個鄉村，究竟是離城不遠，又無別路可以通到另一個地方，所以不得不搬場了。」

這樣的話，是在三個月以前，杭州還沒有失守時我們彼此所說的。

一隻破篷的大船，在錢塘江中蕩漾着，微風不時地吹進篷中，頗有些寒意。風篷雖是撐得十足，然而究因船身重大，無濟於事，單靠三名船夫一棹一棹地搖去，實是覺得太氣悶了。

天漸漸地黑了，江面上籠罩着一層薄霧，白紙也似的天空，變成了灰色，兩岸的樹木漸漸模糊了，終於成爲黑油油的一團，整個的黑夜主宰了一切。船頭上的人愈擠愈多，對着蒼茫的夜色，表示無限的感慨，前面銀灰色的江流，便是我們前進的大道。

正在日漸上進的杭州市，人烟稠密的杭州市，以後何時復能相見呢？很清楚地，寂靜的杭州街道，暗淡的燈光，稀少的行人，關閉的店門，種種臨別三霎那間的淒景，浮上了心頭，對此夜色，不覺悽然。

我回到艙裏，揣着一本書，想借此消悶。一盞半明半暗的煤油燈，高高地掛着，光是太弱了，書上的字，一個個都變成了螞蟻一般；不得已，祇得將書丟在一邊不看。我斜躺在艙板上，向艙中四週略略瞧着，艙中也有許多人，每個人都不願意說話，呆呆地坐着，似乎在想着各人的心事，各人的隱痛

。「希望你的學業可以有一個段落，我們不得不暫時與你分離。我們不願意你把兩年半的學業，廢於一旦。不要游疑罷，跟着學校去罷。要常通信，免得我們紀念。我們以後總有見面的日子。」母親慈愛的聲音，似乎在我的耳中重新鳴着，臨別一霎那間的神色，又泛出在我的眼前。啊！母親，你不是在流淚嗎？我不去了，我永遠跟着你罷！母親，我永遠跟着你罷，噢！母親，你怎麼不說話呀！噢！母親！……我終於睡熟了。

經過了四天沉悶的旅程，終於到達了○，這是一個大多數人認爲安全的所在。這時總算將一顆愁苦煩悶的心，放了下來，一心只想學校現在立即上課，仍舊開始我們有規律的學校生活。

當然寓所是再簡陋不過的，是一所岳廟的故址，破敗不堪，二百多人在此容納，當然非常擁擠。每個人將自己的行李由另一隻船上搬到了寓所。真糟糕，船是漏的，各人的被至少半床是濕透了的。滿積塵灰的泥地，就作了床鋪，濕透的被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鋪了上去。整個的所謂大殿，全是橫一條直一條的髒而且濕的棉被，祇留着一條田塍也似的通路，旁邊尚有破鞋，網籃，箱子，橫七豎八的堆積着。假使有人要從此地經過，尚須跨越而過。這裏真的變成了一個難民收容所。

膳鈴響的時候，我們便看到膳食却是十

十足的難民糧，兩碗黃豆芽，一碗青菜，一碗豆腐，全是素食，一大碗黃糙米飯。十五人一桌，菜是再淡也沒有的了，分量亦非常輕，飯是糙的，且帶有一股特殊的氣味，在口中咀嚼起來，味同嚼蠟。我從未嘗到如此的美味佳肴，然而肚皮偏偏不爭氣，咕咕地在喊着乏糧，所以也只得掩住鼻子，直着喉嚨，硬生生地吞下了兩碗飯，用手帕輕輕地抹一抹嘴，微微吐一些氣，就此算事。學生本來多麼的寫意，現在却變爲道地的難民了。

在到○的第三天晚上，校長召集全體學生談話，地點就在廟中的難民收容所。

校長面上並不顯露着那平時溫柔的笑容來，兩唇緊緊地閉着，一雙圓黑烏大的眼睛，在二道緊蹙的濃眉下，四處滑動，雙手將帽子緊緊地握着，花白的頭髮驟然顯了出來。他有一個堅忍不拔的下顎。他是一個富於辦學經驗的人，而且是一極負責任的老校長。在校長的表面上，已可以猜到十分之六七，這次所報告的，大概不會有什麼好的消息。

唉！真是禍不單行，果然校長竟宣佈暫時分散了：

「……這是不得已，暫時的分散，並不是解散。將來時局復佳，還是要開學的。這真是不得已的事，誰希望分散呢？」校長說到分散二字，將一方白手帕，抹抹鼻子，

似乎在硬咽着。

這樣突如其來的大打擊，竟使二百多位同學，如坐雲霧中，茫然張口結舌，心中雖有千言萬語，却不能吐出隻字來。空氣非常沉寂，靜得連每個人的呼吸，都可以聽得見。我的腦子在激烈地旋轉着，全身血液在沸騰着，血管要脹破了，心已失去了控制，一幅家庭臨別的畫像，重新現出在我的眼前；究竟爲什麼要到○○來？母親慈祥的深切的聲音，又復在我的耳中鳴着：

「希望你的學業有一個段落，我們不能不暫時與你分離。但是我們總有會面的一天，總有相見的日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已盡了我的力。」校長突然衝破全堂死一般的沉寂，而作第二次的解釋。「雖然我很明白各位內心的痛苦，尤其是將畢業的一班；然而在事實上，的確已經絕望了。○教育廳長昨日在談話中，已堅決的表示，本校可以暫時不辦，別省的立學校，在戰區中的，都已停辦；而且，在這非常時期中，學校對於每位同學的生命問題，不能負若何重大的責任。現在省費早已停發，這幾個月月的經費，以及各位到此地來的路費，全是本校以前的積餘金。我們之所以決定來此，也祇是懷抱着一線的希望；希望能夠勉強地度過這學期，下學期再另行設法；同時對於各同學的生命，學校總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在杭州的確非常危險，戰

線就在眼前，當然上課是不能安全的。現在既然如此，本校也不得不停辦了。」

「有沒有希望了呢？現在學校經費不致全部用完，我們學生的生命，可以不由學校負責，但可否請各位教員先生，原諒一點，設法將本學期結束？下一學期當然不可預測，可以存而不論。」屋角上一位站得很高的同學發問了，他本來很玩皮的，要罵先生，要怨學校，今天却似乎變爲一個被囚的囚犯，眼中發射着可憐的光彩，聲調悽慘，像是一個乞兒正在求乞。

其實二百多同學，那一個還不是乞兒，連我也是一個乞兒。四百多隻眼睛，都釘住在校長的面上，在催促校長關於這要問而不問出的，現在已是脫口而出的切身問題，有一個敏捷而確實的答復。校長已明白了這一個，他索性來一個簡單而乾脆的答語：「不可能！」

這使我們的眼光全部暗淡下來，煤油燈的光明，也似乎暗淡了些。

學校是沒有希望的了，我們總不應流落異鄉爲異客；唯一的方法是回家。但是家鄉在打仗，能否回去呢？想到這一點，忽然一個急迫的問題湧上心來，雖然現在仍是寂靜着，但我不得不高着嗓子提出來了：

「校長先生，現在學校再上課是沒有希望了，當然，可以回去的自然回去，有那不可回去的，在戰區的同學們，交通已受阻礙

，或竟不能通了，這一層學校是否有相當的辦法？難道竟忍心看我們經過戰線，出生入死麼？或是眼巴巴看我們受辱受壓迫嗎？」

「噢！這一點我倒忘了報告；是的，我們做教職員的心也是肉做的，我們當然不會使你們如此。所以真正不能回家的同學，學校當然只得收留。但是有一點要特別聲明：就是學校以後能維持多久，能供給各位多少時候，這是不可預測的；當然學校總盡學校的責任，用到最後一塊錢爲止，到那時各位却不可怨學校了。」校長素來沒有這樣的高興過，談話也從沒有如此的悲切。這一次的話，就是最後一席的談話，一個最後共話一室的機會。

第二天一張最後的佈告也公佈了：「……現在暫時分散，以後時局轉佳，再將開學日期及地點，函告各生。」

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們的學費也找清了，鋪蓋都打好了，校工一個一個地搗出去挑出去了。同學們互相道別祝好，沒有到學期終了，學校已散了，這是多麼淒涼啊！校裏只剩了幾位無家可歸的可憐兒，學校總應該收留他們的罷！

Export Trade to be Encouraged

Canton-Hankow Railway to Run
Additional Trains

Hankow, Apr. 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aking energetic steps to increase exports from this country in order, first, to offset the adverse trade balance; secondly, to obtain foreign exchange to stabilize the present currency situation; and thirdly, t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the interior provinces.

After conferences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definite plans have been formulated to increase China's exports and to facilitate the transportation of Chinese products from the interior provinces to Canton for shipment abroa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it is learned, has instructed the Canton-Hankow Railway to run at least two trains daily from Hankow to Canton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Chinese products for export.

These will consist chiefly of wood-oil, antimony, cotton, bristles, and camph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to ship £1,500,000 worth of products abroad by this route each month.

The slogan here 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ust continue side by side with the war of resistance."

Despite the heavy traffic on the Canton-Hankow line devoted to the transportation of war supplies, officials of the railway have received orders that every facility must be given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se inland products to the sea coast.—Reuter.

Export trade 出口貿易
To be encouraged 將受到鼓勵。
Energetic steps 竭力設法。
Offset 抵補。
Adverse trade balance 逆勢貿易
意即“入超貿易”。
Exchange 匯兌
Stabilize 安定。
Currency 金融
Stimulate 推動。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實業的發展
Interior 內地。

Conference 會議。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經濟事務部
Finance 財政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資源委員會
Definite plans 切實計劃。
Formulated 擬定。
Facilitate 便利。
Transportation 運輸
Shipment abroad 運裝外國。
It is learned 聞悉
Instructed 已令飭。

Consist 包括。
Wood-oil 桐油
Antimony 錒。
Bristle 豬鬃。
Camphor 樟腦。
£2-pound 金鎊
Slogan 口號。
Side by side 並行
Despite 雖則
Heavy traffic 擁擠的運輸。
Devoted to 專為
Inland 內陸
Sea coast 沿海

Useful English Idioms for This Week

H. H. Shao (邵鴻壽)

Gird up the loins——準備動作,振作精神

- (1) We must *gird up our loins* for the time when this city will return to normality. (我們必須準備一切以待本市回復常態時有所動作。)
- (2) The government warned the people to *gird up their loins* for the crisis. (政府警告人民準備應付危難。)

In the long run——究竟,到底。

- (1) Dishonesty may profit once, but it is unprofitable *in the long run*. (不誠實一時或有利,但久而久之終是無利的。)
- (2) We shall win *in the long run*. (我們最後終要勝利的。)

Put to the blush——使窘,使羞。

- (1) The confirmation of his crime *put him to the blush*. (他的罪案的確定使他窘羞不安。)
- (2) The student was *put to the blush* by the proof of his cheating. (這學生因作弊有據而窘羞。)

Hard upon——虐待,刻薄。

- (1) He is *hard upon* his servant. (他刻薄待他的僕人。)
- (2) Managers are sometimes *hard upon* clerks. (經理有時刻薄對待僱員。)

To a man——一致,全體。

- (1) The people are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to a man*. (人民一致擁護政府。)
- (2) They were killed *to a man*. (他們全體被殺。)

Take in——欺騙,愚弄。

- (1) They were once again *taken in* by the oily words of the spokesman. (他們又被發言人的巧辭所欺了。)
- (2) Let us not be *taken in* by propaganda. (我們不要被宣傳所欺。)

Take French leave——不別而行。

- (1)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at that time forced me to *take French leave*. (那時的情形逼我不別而行。)
- (2) My only plan was to *take French leave*. (我的唯一計劃是不別而行。)

SELECTED NEWS

K. I.

For the sake of English rather than the news itself

America Comments on War Situation

China's Ability to Carry On Hostilities Seen

Washington Apr. 11.

Recent Chinese successes on the northern Tsinpu Railway front have confirmed the opinion current in military circles here that China is steadily growing stronger and is capable of protracted resistance.

New York papers did not comment editorially on Chinese reports of victories at Taierchwang but the "Baltimore Sun" viewed the situation as a definite threat to Japan's imperialistic intent on the mainland.

If the Chinese reports are correct, the

paper said, the war has taken a turn which might be disastrous to Japanese desires of conquering the huge country of China. The editorial said that Japan last summer apparently believed China would capitulate in six months but after nine months China is able to fight seemingly more successfully than previously.

"It appears that Japan will be forc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ir face as a militaristic nation," the paper said.—Unit Press.

Comments 評論.
War situation 戰局.
Seen 看出來了.
Confirmed 已證實.
Opinion 輿論.
Military circles 軍界中.
Capable 能夠.
Protracted resistance 延長的抵抗.

New York 紐約
Papers 二 newspapers.
Baltimore Sun 鮑城太陽報.
Viewed 看為.
Definite threat 真正威脅.
Imperialistic intent 帝國的政
策.
Mainland 大陸
Taken a turn 轉了向.

Disastrous 不吉的.
Desires 願望.
Conquering 戰勝.
Huge country 龐大的國家.
Apparently 很明顯的.
Capitulate 屈服.
Previously 以前.
Forced to do 被迫而做
Military nation 軍事國家.

"The Times" on China's Recent Victories

Says Japan Has Achieved Opposite of Intentions

London, Apr. 12.

"It may be accepted that the Chinese have won a handsome victory at Taierchwang," says "The Times" to-day, "while their attacks on Japane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re causing their opponents no end of trouble."

The journal declares that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can not be regarded as favourable to Japan's aspirations."

"Japan's affronts and aggression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asserts, "might have been designed to bring Russia and

China together. They have spurred Soviet Russia to improve her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have made China an enemy for many a year and have alarmed Japan's German associates in the anti Comintern Pact.

"Japan's conduct in the campaign, including, above all, her undisciplined excesses after the capture of Nanking, has, meanwhile, not improved her reputa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short," "The Times" concludes, "the Japanese have achieved the opposite of all they have set out to do."—Reuter.

The Times 泰晤士報.
Recent victories 最近的幾次勝利.
Achieved 做成了.
Opposite of intentions 相反的目的.
May be accepted 可以無疑的
Handsome victory 很大的勝利
Communication 交通.
Opponents 敵人.
No end of trouble 無窮的困難.
The journal 該報

Military situation 軍事局勢, 軍事地位
The Far East 遠東.
Regarded 認為
Aspiration 預期.
Affronts 凌辱.
Aggression 侵略
Designed 志在.
Spurred 激起了.
Soviet Russia 蘇聯
Alarmed 受驚.
associates 朋友.

The anti-Comintern Pact 防共協定.
Conduct 行爲.
Campaign 戰爭.
Undisciplined 無紀律的
Capture 佔領
Improve 增進.
Reputation 名譽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用英語的國家.
Set out to do 預定要做

English Newspapers and News Agencies

K. I.

(A Conclusion of "English Newspaper Reading" in No. 2-6) (本篇爲二至六期“英文報讀法”結尾)

That a newspaper may be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editorial, the news reports, the letters to the editor, the advertisements, the special articles, and the supplementary issues, has been successively illustrated onl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ast two items which are too much for illustrations.

Nevertheless, they are not so important as the others. In conclusion, let me introduce you some of the English newspapers and news agencies in Shanghai.

There are four daily newspapers; namely, the China Press (formerly Chinese but now transferred to America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British),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merican), and the Shanghai Times (British). Besides, there are three English weeklies which might also be mentioned here. They are the China Critic (Chines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merican), and the North China Herald (British).

As to the news agencies, there are seven altogether.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Chinese) is usually abbreviated by the word "Central"; the Domei Tsushin-Sha (Japanese), by the word "Domei"; the Havas Agency (French), by the word "Havas"; the Reuters, Ltd., by the word "Reuter"; the Tass News Agency (Soviet Russian), by the word "Tass"; the Trans-Ocean News Agency (German), by the word "Trans-Ocean"; and the United Pr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merican), by the word "United Press".

Because of so man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of the owners, there come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It is very common that you find news contradictory from one to another. It is, therefore, worth while to know these newspapers and news agencies.

Successively 陸續。
Illustrated 舉例說明。
Item 項目。
In Conclusion 臨了。
Introduce 介紹。
Daily newspaper 日報。
China Press 大陸報。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西報。
Transferred to 轉讓給。
Shanghai Evening Post 大英晚報。

Shanghai Times 泰晤士報
Besides 此外。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評論報。
North China Herald 字林週報。
As to 至於。
Central News Agency 中央通訊社。
Abbreviated 簡稱。
Domei Tsushin-Sha 同盟通信社。
Havas Agency 哈瓦斯通訊社法

各種英文報和通訊社

K. I.

關於報紙可分爲社論，新聞，通訊，廣告，專論，副刊等六部，除最後二項內容太多外，都已陸續舉例說明。但那二項並不如其他各項的重要。臨了，讓我介紹幾個上海的英文報和通訊社給你。

有四種日報，叫大陸報（以前中國人的，但現在轉讓給美國人了），字林西報（英國人的），大美晚報（美國人的），泰晤士報（英國人的）。此外，還有三種週報，這裏也可一併提到。那就是中國評論週報（中國人的？），密勒氏評論報（英國人的），字林週刊（英國人的）。

至於通訊社，共有七個。中央通訊社（中國人的），平常簡稱“中央”同盟通信社（日本人的），簡稱“同盟”。哈瓦斯通訊社（法國人的），簡稱“哈瓦斯”。路透電報局（英國人的），簡稱“路透”。塔斯通訊社（蘇俄的），簡稱“塔斯”。海通通訊社（德國人的），簡稱“海通”。美國聯合通訊社（美國人的），簡稱“美聯”。

爲了這許多不同的國籍，就有了不同的觀點。這是很平常的，你看到許多彼此矛盾的消息。因此，這些英文報和通信社是很值得知道的。

文叫 Agence Havas.
Reuters, Ltd. 路透電報局。
Tass News Agency 塔斯通訊社。
Trans-Ocean News Agency 海通通信社。
Soviet Russian 蘇俄的。
United Pr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國聯合通信社。
Nationalities 國籍。
Points of view 觀點。
Contradictory 矛盾的。
Worth while 值得的。

Incorrect Use of Words

S. L. Chow

Climate, n. 氣候——這個字是指“一般的氣候”，不能用以代“某一時期氣候”的 *weather*。

誤: The *climate* was cold last week.

正: The *weather* was cold last week.

誤: The *climate* is fine to-day.

正: The *weather* is fine to-day

Full, adj. 滿的——這字有“滿在裏面”的意思，不能用以代外面的 *covered*。

誤: His head is *full* of hair. (如果這樣說，他的頭髮生在頭裏面了。)

正: His head is *covered* with hair.

Full 在述部 (predicate) 中時，常接 *of*，不接 *with*。

誤: The cup is *full with* water.

正: The cup is *full of* water.

Information, n. 通知，消息——這是一個單數集合名詞，不可用複數式。

誤: He gave me all the *informations* he

had.

正: He gave me all the *information* he had.

perfect, adj. 完全的——不可把這字作比較級 (comparative degree) 或最上級 (Superlative degree.)

誤: I shall try to make my compositions *more perfect*.

正: I shall try harder to make my compositions *perfect*.

Escape, v. 脫逃——後面可接用名詞或動名詞 (gerund)，但不可接不定詞受詞 (infinitive object.)

誤: He *escaped to go* to prison.

正: He *escaped going* to prison.

誤: He *escaped to be* punished.

正: He *escaped being* punished.

So and So

Black是白

據說有一位先生，自以為很聰明，凡事都能舉一反三。有人講起英文難，他說“那有什麼難，哭不是叫 Cry 麼？路不是叫 Road 麼？發音既是相同，其餘就可類推。”但他的話還未講完，便有人問，“Black 呢？”他說，“那當然是白。”——K.J.

倒讀英文報

大家知道辜鴻銘的脾氣有些怪。有一次他在火車中，拿了一張英文報顛倒看得起勁。適巧同車有兩個外國人，見了不禁大笑，並且就以此為題材，彼此譏諷着。辜氏聽了，並不理會，只是把報中的文字朗誦起來，而且雖是顛倒着，仍能讀得非常流利。這樣一來，當然那兩個外國人覺得非常窘，甚至比被教訓了一番還要難受。——拓荒

報週年青

期七第

版出日三十二月四年七十二國民

價定

費郵運均角四元二年全 角三元一年中 分五冊每

載轉得不許尤徑弄字文報本

源山胡 游文詹 人輯編

游文詹 人行發

局書界世 售經總

館書印代現 者刷印

目價告廣

元十四面半 元十六面全 面外之面封底

元五十二面半 元十四面全 中文正

印影或紙色用改欲知字黑紙白用紙告廣

法費特優有另登刊期長離另目價者

度 一 年 一

部 價 廉 別 特

起 日 一 月 四

具 文 籍 書

機 會 難 得	售 完 為 止	各 式 俱 全	日 常 用 品	每 日 更 換	自 一 折 起	完 好 無 缺	種 類 數 千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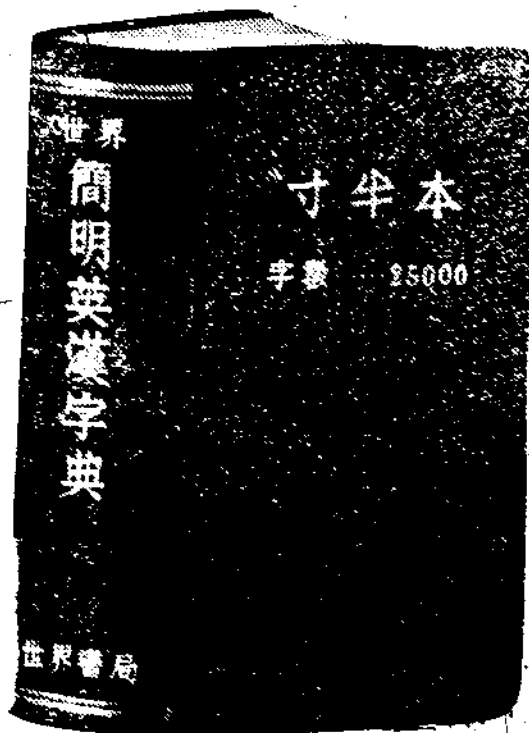
啓 局 書 界 世

本 半 寸

英 漢 字 典

年 銷 數 萬 重 版 出 書

聖 經 紙 印 皮 面 精 裝



三 百 八 十 頁
二 萬 五 千 字

每 本 實 價 伍 角

世 界 書 局 發 行